



清儒學案

世章



12
3276
71



3276
17

清江雜錄卷之四十八

天津徐世昌

高麗學家
吳道樞歸江州者南園後起卓爾專家其平生論學以
高到王氏爲宗所著毛氏傳疏與廣雅疏證俱出入凡弟
子經游者必授以管中一篋尤刻注下其書雖多而
氏家法也收入爲學富而通人謂東漢人文物最盛
之非不精確然此有意說經也西漢人無意說經一二
已勝東漢人千百言此即微言大義也又謂學貴精深矣
列祖爲精乃通經乃廣無入而不舉千載之心始自道所
得與述有同異矣

陳先生美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八

天津徐世昌

南園學案

吳郡經師惠江炳著南園後起卓爾專家其平生論學以高郵王氏爲宗所著毛氏傳疏與廣雅疏證相出入凡弟子從游者必授以管子周禮先鄭注丁度集韻等書皆王氏家法也教人爲學當從西漢入謂東漢人名物象數言之非不精確然此有意說經也西漢人無意流露一二語已勝東漢人千百言此卽微言大義也又謂學貴精深奚汎濫爲精乃通深乃靈無入而不挈千載之心殆自道所得與述南園學案

陳先生奐

陳奐字碩甫號師竹居蘇之南園晚自號南園老人先世崇明人祖浩始遷蘇遂爲長洲人先生少於書塾中見五禮通考心好之纂要鈔錄得窺爲學塗徑年二十七爲縣學生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初從吳縣江鐵君游精研小學通六書音韻金壇段懋堂寓吳甚器異之未幾江有閩中之行先生因受學於段段氏刻說文解字注校訂之力先生爲多嘉慶戊寅應順天鄉試在都獲見高郵王觀察懷祖暨其嗣文簡公引之棲霞郝戶部懿行績谿胡戶部培翬涇縣胡觀察承珙臨海金貢士鶚以經術相砥礪而學乃大進嘗言大毛公詁訓傳言簡意賅遂殫精竭慮專攻毛傳謂凡傳注惟毛詩最爲近古義又簡括其訓詁與爾雅詳略異同相爲表裏至於一切禮數名物由漢而來無人稱引遂韜晦不彰故博引古書廣收前說講明而條貫始

可以發數千年未明之義大抵用西漢前人之說而與東漢人說詩者不能苟同也又謂凡毛氏之學其源出於荀子而善承毛氏者惟鄭仲師許叔重兩家周禮注說文解字多所取說其餘先儒舊說不悉備載亦不復駁難有足以申明毛氏者鄭箋孔疏與近人說詩家亦皆取證著毛氏傳疏三十卷又以疏中稱引博廣難明更舉條例立表示圖爲毛詩說一卷準以古音依四始爲毛詩音四卷放爾雅例編毛傳爲義類十九篇一卷以鄭多本三家詩與毛異爲鄭氏箋考徵一卷又有詩語助義三十卷公羊逸禮考徵一卷師友淵源記一卷禘郊或問宋本集韻校勘記各若干卷其論尙書大傳與毛傳同條共貫論春秋之學從公羊以知例治穀梁以明禮穀梁文句極簡必得治禮數十年而後可明其要義論釋名與毛傳說文多不合然可

以討漢宋說經家之沿流其論丁度集韻總字具見類篇先以類篇校集韻再參之釋文說文玉篇廣韻博雅則校讐之功過半矣又云陸氏釋文宋本當於集韻求之今尙書釋文經開寶中陳諤等刪改之本集韻則未經刪改者也於子書中尤好管子嘗令其弟子元和丁士涵爲管子案四卷家居授徒從游者數十人同治二年卒年七十有八

參史傳戴望撰行狀

毛詩傳疏敘錄

昔者周公制禮作樂詩爲樂章用諸宗廟朝廷達諸鄉黨邦國當時賢士大夫皆能通於詩教孔子以詩授羣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誠以詩教之入人者深而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卜子子夏親受業於孔子之門遂隳括詩人本志爲三百十一篇作序

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此不數六笙詩也子夏作序時六笙詩尙

存數傳至六國時魯人毛公依序作傳其序意有不盡者傳乃

補綴之而於詁訓特詳授趙人小毛公

毛公名亨作詩詁訓傳小毛公名萇爲河間獻

王博士漢書儒林傳不得其詳實

詩當秦燔鋼禁之際猶有齊魯韓三家詩萌芽閒出三家多採雜說與儀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

往或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旣沒微言已絕大道多歧異端共作又或借以諷動時君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之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齊魯韓且不得與毛抗衡況其下者乎漢興齊魯韓先立學官置博士而毛僅僻在河閒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班孟堅說詩魯最爲近之者素習見聞而云然也東京已降經術粵隆若鄭仲師賈景伯許叔重馬季長稍稍治毛詩然在廷諸臣猶尙魯訓兼習韓故鄭康成殿居漢季初從東郡張師

張恭祖

學韓詩後見毛詩義精好爲

作箋亦復閒雜魯詩并參己意固作箋之旨實不盡同毛義及至魏晉鄭學既行雖以王子雖不好鄭氏力極申毛難鄭究未得毛之精微唐貞觀中孔冲遠作正義傳箋俱疏於是毛鄭兩家合爲一家之書矣兩漢信魯而齊亡魏晉用韓而魯亡隋唐以迄趙宋稱鄭而韓亦亡近代說詩兼習毛鄭不分時代毛在齊魯韓之前鄭後四百餘載不尙專修毛自謂子夏所傳鄭則兼用韓魯不審鄭氏作箋之旨而又苦毛義之簡深猝不得其涯際漏辭偏解迄無鉅觀三千年來毛雖存而若亡有固然已矣不揣樸昧沈研鑽極畢生思慮會萃於茲竊以毛詩多記古文倍詳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訓或通釋或文生上下而無害或辭用順逆而不違要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詠情性有以合乎詩人之本志故讀詩不讀序無本之教也讀詩與序而不讀傳失守之學也文簡而義

贍語正而道精洵乎爲小學之津梁羣書之鈐鍵也初放爾雅編作義類凡聲音訓詁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宮室衣服制度之精鳥獸草木蟲魚之細分別部居各爲探索久乃剷除條例章句揉成作疏攷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序別爲一卷故爲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而序分冠篇首故合爲三十卷今分作三十卷者仍毛詩舊也古經傳本各自爲書自傳與箋合併而久失原書之舊今置箋而疏傳者宗毛詩義也憶自髦飾聞修趨承庭訓依奉慈規父諱植與叔父樸季父格同產以樹德勛子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語擴世稱丈芸先生母趙安人取先秦之舊說舉擇末漢之異言墨守之譏亦所不辭而鼠璞

清信齋集卷一百四十八
之譬庶幾免焉若夫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篇章粲然大備
欲達治亂之原以懷聖賢之教其將有俟於天下後世之言詩
者

釋毛詩音

三代同文而不同音古韻書久亡六書諧聲韻書之權輿也詩
三百篇韻書之經緯也大毛公生周季去古近作故訓傳與三
百篇韻甚諧也由韻以知音因音以求義與之作爲詩疏也明
其義也而詩音之釋惡可已也詩用古文故多通借傳義顯著
者識之以讀字猶漢人讀爲之例也傳義隱略者表之以本義
字猶漢人訓詁字代之例也又有但取乎音以正其讀曰音某
字曰音如某字此猶雙聲疊韻之紐也同韻而侈斂焉音之變
也異韻而輕重焉音之轉也南北之殊也古今之變也一字而

數義也數義有數音也執古音不兼通今音不可與言音也泥
今音而反昧古音不可與言詩也詩音之釋惡可已也撰毛詩
音依詩四始分作四卷

毛詩說

古義說

北山賢勞也古義也今訓賢才簡兮簡大也古義也今訓簡擇
簡略白駒巧言慎誠也古義也今訓慎謹小宛齊正也古義也
今訓齊截頰弁時善也今訓時是天保昊天有成命單厚也今
訓單薄烝民愛隱也今訓惠愛酌養取也今訓教養賓之初筵
手取也今訓手足

毛傳章句讀例

統釋全章之例有見於首章者甘棠言召伯聽訟國人被德之

類是也有見於末章者木瓜引孔子說苞苴之禮之類是也若夫國風關雎傳夫婦有別直說到朝廷正王化成總論周召二南二十五篇之義小雅四牡傳周公作樂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總論大小雅及頌諸文王之詩之義此又統全部而言之矣有探下作訓之例十月之交傳之交日月之交會探下文朔月辛卯日有食之句維天之命傳大哉天命之無極探下文文王之德之純句又有豕上文作訓者如汝墳傳魴魚勞則尾赤雖釋魴魚鱗尾本句其實從遵墳伐條生義故著一勞字則注上注下文義貫通讀者皆率意而忘覺也

有上章語未盡而下章足其義者鶴鳴可以爲錯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上章言錯下章言錯玉祈父予王之爪牙予王之爪士傳云士事也上章言爪牙下章言爪牙之事皆其例

詩二章下章不與上章同義者君子陽陽之敖遵大路之魏褰裳之士終南之紀堂詩三章末章不與一二章同義者桃天之宜螽斯之揖揖鵲巢之成羔羊之縫考槃之軸緇衣之蓆中谷有蕓之溼兔爰之庸毛公作傳尋辭之變本意之殊往往不作一律解釋箋不然矣

凡經文一字傳文用疊字者邶風有洸傳洸洸武也有潰傳潰潰怒也一言不足則重言之以盡其形容矣又有益其辭以申其義者有女如玉傳德如玉益德字可以樂飢傳可以樂道忘飢益道字忘字以申補經義蝮螭在東傳云蝮螭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莫之敢指傳云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於蝮螭補出夫婦過禮一層於莫敢指補出君子戒諱一層經義之未明備者傳必申成之且令學者曉然詩人用意之微愜

凡此之類不一而足也一隅三反焉可也
常語不傳不限於首見也

文王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有字不字皆發聲無實義蕩侯作
侯祝傳作詛祝也上侯字爲發聲下侯字爲助語無實義文王
思皇多士傳思詞也此思字爲句首之發聲漢廣不可休思傳
思詞也此思字爲句末之語助關雎寤寐思服傳服思之也此
思字又爲句中之助無實義矣

燕燕篇頡之頡之傳云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先釋頡之後
釋頡之下上其音傳云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先釋上
音後釋下音又日月篇逝不相好傳不及我以相好逝不作不
及解逆其文而順其義文不害辭辭不害志也武進臧氏玉琳
曰三代人讀經能知其大義漢以來儒者始沾沾於字句閒有

曲通古人立言之意而不爲文辭所惑者惟毛公一人而已

召南江有汜決復入爲汜江有渚水枝成渚江有沱沱江之別
者傳釋汜渚沱於譬喻中見正義亦於訓詁中見大義此一例
也王風采芣苢所以爲絺綌采蕭蕭所以共祭祀采艾艾所以
療疾傳但釋葛蕭艾言字義不言經義此又一例也

草蟲忡忡猶衝衝也柏舟耿耿猶傲傲也傳以今語通古語也
版殿屎呻吟也小毖莽斧擗曳也傳以今義通古義也

轉注說

古無四聲讀者以方俗語言有輕重緩急遂音殊而義別故同
是造爲也爲爲作爲之爲亦爲詐爲之爲同是正長也長爲長
幼之長亦爲長短之長同是行道也道爲道理之道亦爲道路
之道同是將行也行爲行路之行亦爲行列之行一字必兼數

音一訓可通數義展轉互訓同意相受六書之轉注也

假借說

凡字必有本義古人字少義通乎音有讀若某某之例此東漢人假借法也毛公尙在六國時而假借之法卽存乎轉注故汝墳條肄則直云肄餘也東漢人必云肄讀若櫟矣采蘋湘之則直云湘亨也東漢人必云湘讀若鶉矣

葛覃之害綠衣之曷皆訓何曷本字害假借字也段先生曰害本不訓何而日何也則可以知害爲曷之假借也此一例也若假干爲扞直云干扞也假輞爲朝直云輞朝也此直指假借之例毛傳言假借不外此二例

毛傳淵源通論

言六藝者折衷孔子司馬遷論之篤矣子夏善說詩數傳至荀

卿子而大毛公生當六國猶在暴秦燔書之先又親受業荀氏之門故說詩取義於荀子書者不一而足漢諸儒未興要非漢諸儒之所能企及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左丘作左氏春秋失明有國語子夏詩序桑中鶉之奔奔載馳碩人清人黃鳥四牡常棣湛露彤弓行葦洞酌與左氏春秋悉昭合故毛公說詩其意取諸左傳者亦不一而足葛覃服之天作荒之旱鹿干祿皇皇者華六德新臺籛條戚施以及旣醉昊天有成命等篇義皆取諸國語其時左氏未立學官而毛公作詁訓傳同者用師說也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鹽鐵論云苞丘子與李斯俱事荀卿苞丘子卽浮丘伯爲荀卿門人魯詩亦

出荀子韓詩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齊詩雖用讖緯而翼奉匡衡其大指與毛詩同然而三家往往與內外傳不合符節者何也蓋七十子攷微言大義各有指歸唯毛詩之說篤守子夏之序文發揮焉而不凌雜風俗通義云穀梁爲子夏門人又儒林傳云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毛公說詩與穀梁春秋合公羊春秋亦出於子夏漢初董仲舒及莊彭祖顏安樂說讖說舞與毛詩合而與何休解不合其流派異其本源同矣毛公說詩葛覃草蟲簡兮淇奧子衿揚之水東山伐柯采芑正月采芣采綠行葦既醉瞻卬良耜泮水邶義見諸小戴節南山小宛下武義見諸大戴周官未興而緇帛五兩行露邦國六閑堦九族常四享天圉土正藥石白挈壺氏東方凶荒殺禮未明有死厲標有梅野義皆取諸周官河閒獻王時李氏上周官五篇取考

工記以補事官而父

伯采叔今黼文王

錄矢王弓

行葦

之制度見考工記

凡天子諸侯禮不詳於儀禮叔父叔舅

伐

僅見於覲黼鼓磬

鼓

鍾僅見於大射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卽今之儀禮也十七篇

記皆出於七十子釋輓祭脯

泉水

施衿結帨

東

房中之樂君子

劍芼

采

見於聘昏燕特牲公食大夫諸記文大戴勸學小戴樂

記三年間皆出於荀子而荀子大略其門弟子所雜錄之語皆逸禮名言蓋荀卿子長於禮毛公說禮用師說也七月說狐貉無衣說征伐抑說愚知義皆取諸論語孔子釋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子夏乃因之作序毛公又依之作傳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荀爲十子五傳弟子而荀書儒效非相非十二子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卽仲弓荀之學出於子夏仲弓毛亦用師說也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鄭玄詩譜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五
云孟仲子子思之弟子趙岐注孟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
學於孟子者也而毛公維天之命閼宮傳兩引孟仲子說徐整
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卽高子孟子告子篇子夏絲衣序毛
公小弁傳有高子說其說舜之大孝文大王遷幽北縣士者世祿
盛德不爲眾王從事獨賢山泄泄猶沓沓版義皆取諸孟子孟
子曰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
世也又曰故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爲得之孟荀一家先後同揆故毛公說詩與孟子說詩之意同
用師說也

尙書以大傳最爲近古伏生在秦漢之際略後於毛七月三正
緇衣二采雞鳴出朝湛露燕宗詩傳與書傳有可互相發明者
同條共貫也九族與歐陽生不合三朝與鄭仲師不合鄭氏敘

云生終後數子各論所同不能無失

賈逵治毛詩許慎乃賈弟子其說詩特宗毛氏之學鄭眾亦治
毛詩後漢書云中興鄭眾傳周官經故許說文先鄭周官注皆
足以發明毛詩微指洵非他儒可與頡頏者

毛傳爾雅字義異同說

拏聚長發傳道聚秋苜同聲芾小卷阿傳芾小市弗同聲懼懼
時邁傳疊懼懼疊同聲癉勞大東傳憚勞亶單同聲凡通借者
必諧聲也矧利載芟傳略利矧略一字訾過氓傳愆過訾愆一
字枿餘長發傳櫟餘枿櫟一字酬報彤弓傳疇報酬疇一字几
或體者必諧聲也至若毛傳多古文爾雅則逕六朝後人改竄
破俗之體不勝枚舉定作頽里作廔之類者無論矣字之所異
義之所同也

毛傳爾雅訓義異同說

毛公詁訓傳傳者述經之大義詁訓者所以通名物象數假借轉注之用其言詁訓也具法乎爾雅亦不泥乎爾雅爾雅翬翬也宛丘傳翬翬也說文作翬翬皆俗字爾雅以爲薰毛傳以爲翬其解釋不同而指歸則一也寫憂也釋以寫我心句戕戕祭也釋奉璋戕戕句戔戔耜也釋戔戔良耜句爾雅但望文生義毛傳必審聲定訓流擇也流求也釋詩左右流之句翦勤也翦齊也釋詩實始翦商句毛傳用流求不用流擇用翦齊不用翦勤此皆有以考索精詳而義優乎三家者也張稚讓說爾雅之爲書也文約而義固其隲道也精研而無誤眞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毛傳之爲書也亦若是焉已矣

毛傳不用爾雅說

式微式微式微釋訓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釋訓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墓門誰昔然矣釋訓曰誰昔昔也新臺籛條不鮮得此戚施釋訓曰籛條口柔也戚施面柔也生民履帝武敏釋訓曰敏拇也小星抱衾與稠釋訓曰稠謂之帳若此之類皆毛詩不用爾雅而鄭氏箋用之或謂爾雅釋訓篇多逕後人改竄矣

毛傳用爾雅說

淇奥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摩此釋器文也如切如瑳四字今補論語疏引亦奪道其學之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

摩此釋訓文也魚麗苔之華傳留曲梁也此釋訓文也寡婦之笱也此釋器文也

毛用借字三家用本字亦有三家用借字毛用本字者說

毛詩用古文三家詩用今文革作鞠喬作鵠宛作畹里作悝皆毛用假借而三家用其本義此常例也毛詩考槃在澗三家澗作干澗本義干假借毛詩百卉具瘠三家詩瘠作腓瘠本義腓假借此又變例百不居一矣他如有靖家室陽如之何碩大且鬻獷彼淮夷三家字義俱異者彼各有其師承也

三家詩不如毛詩義優說

騶虞五獸之一召南之騶虞猶周南之麟止三家以虞爲田官載馳爲許穆夫人作碩人爲國人美莊姜作而三家以載馳衛懿公詩碩人傳母說莊姜詩其時左氏傳未列學官故多歧說黍離王國變風之首三家以爲伯封作詩終於陳靈而燕燕則以爲衛定姜詩小大雅始於文武終於幽厲而鼓鐘則以爲周昭王詩商頌紀商祀廟樂歌而或以爲宋襄公詩此皆三家之

不如毛三家廢而毛存蓋源流有獨真也

毛詩傳義類序

爾雅周公所作昔儒既疏明而詳說之矣大毛公生當六國去周初未遠孔子沒而七十子微言大義殆未埽滅故其作詩故訓傳傳義有具於爾雅有不盡具於爾雅用依爾雅編作義類胡子培翬曰子既宗毛詩而爲傳作疏矣引推傳義通釋羣經經有未備者則補綴之釋有未當者則振救之若然則毛詩傳可以紹統爾雅而旁通發揮淹貫博洽以餉後之學者不亦美備矣乎奐曰善請爲胡子略陳之北山傳曰賢勞也不作賢才解論語憲問篇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賢訓勞言賜勞而我無暇也陽貨篇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賢訓勞言博奕猶勞用其心也若作賢才解失其義矣小宛傳曰齊正也不作

齊截解里仁篇見賢思齊焉齊訓正言見賢而思就正也若作齊截解失其義矣蓋古義韜晦而今義熾昌古音古義載見諸傳者有足據也又如皋門之爲郭門靴鼓之爲縣鼓東漢諸儒已失其真其逸禮遺典有藉傳以著明者亦足徵也今胡子歸道山痛良友之云亡念余年之將老畢生思力薈萃於疏而以經通傳以傳證經引而伸之擴而充之切切然恐不能卒其業也姑就與胡子之言舉其二三著爲略例疏明詳說則俟諸後賢

附錄

段懋堂先生與江鐵君祖艮庭先生善嘗曰我作六書音韻表惟江氏祖孫知之餘尠有知者先生盡一晝夜探其梗概鐵君嘗假段氏經韻樓集先生竊視之加朱墨後懋堂見之稱其學

識出孔賈上

戴望撰行狀 管慶祺撰年譜 張星鑑書逸事

先生游京師謁王懷祖給事時給事老病致仕因其嗣伯申尙書貴尙在都中登其門閤人曰主人臥牀十餘年不與世周旋久矣客何人乃勞主人耶先生曰余長洲陳奐也與爾主人有淵源渴欲一見試爲吾通姓氏聞人如其言以告給事曰是吾友段君高足也欲見其人久矣遂令僕人扶之起由內寢至堂未見顏色大呼碩甫先生曰自懋堂老人歿後天下讀書種子幾絕先生繼段君而起如見故友願訂忘年交談論良久而退自後先生往給事所徑至臥室商榷著述如家人

張星鑑書逸事

先生於京師交胡給事承珙給事專治毛詩與先生同術先生意其治詩有年於毛氏經傳必爲完書故已所治詩特編爲義類及給事出爲臺灣兵備道引疾歸里病革遺言以所譌後箋

艸本遺先生自魯頌泮水以下皆闕爲之補篇乃知所治毛詩特條舉傳義不爲統釋遂有揉義類作疏之志

戴望撰行狀

先生客浙江汪舍人遠孫聘主其家出所著國語發正共定已謂先生日子體弱日月不我與盍將所著毛詩傳義類作爲傳疏互相齟齬乎乃始屬艸稟迄六年而定主錢塘汪氏振綺堂先後二十年生平大著作半成於此道光末沔陽陸公總督兩江延先生往校刊羣籍書成辭歸同治二年曾文正方督兩江聞先生避地上海瞿然曰曩疑先生古人今尙在邪亟請相見一再致書而先生病不克行

戴望撰行狀楊峴述逸事

先生著毛詩傳疏剖析異同訂證闕譌洵爲毛氏功臣如葛覃傳父母在以下九字爲箋語竄入引泉水箋爲證與我行其野篇宣王之末以下十九字爲傳誤入箋者皆確不可易毛於言

告言歸下旣云婦人謂嫁曰歸於此則第訓寧爲安蓋歸寧卽序之歸安父母謂已嫁而可以安其父母之心卽所謂無父母詒羅也潛夫論斷訟篇云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絜而寧父母也此正足以發明序傳之義又如以煩擱解生民之蹂黍里旅證公劉之廬旅皆確有依據而以爾雅之不適不蹟不徹爲一句以釋日月沔水十月之交三

詩尤爲精絕

經學博采錄

楊見山曰道光丙午臧眉卿先生卒峴求遺書得春秋古誼僅經耳蓋據陸德明氏經與傳分也審是初稟又不全昭公二十三年以下闕如欲棄去念死者之不作聊補綴爲六卷以質於先生且請受業時峴治公羊學先生曰公羊善於禮不熟三禮勿治治亦勿善旣而曰治周禮尤難職官輿地之煩宮室衣服

之雜酒醬醯醢之細無一虛字不利逃虛者無惑乎以爲僞書矣吾衰望洋若有志乎列空冊題某某事讀書有觸登焉條繫而件附之宅日揉成全疏不刊之作也

楊峴述逸事

先生執親喪悉本土喪禮行事作聖室中門外寢苦枕出水漿三日不入口有勸作佛事者輒婉謝之既除喪遂不應舉日吾無干進之念向之赴試以親故屈也自段先生師事外篤服王氏父子嘗取其論學書札哀爲帙使弟子各題識其上其識金君鶚以嘉慶二十三年時金君以優貢入都先生偶宿內城夜半書聲出壁戶初以爲與試士也細聆之朗朗然誦小戴記竊怪之平旦正衣冠拜距而不納排闥人意不說亦以先生爲與試士也彊請其所業則擲槩本几上曰此非舉子業也先生加敬而受讀焉讀至大夫三門詔欲與語金君改容日子亦諭此

者乎挽手內之坐恨相見晚

戴望撰行狀

南園弟子

馬先生釗

馬釗字遠林長洲人道光甲辰舉人間經於南園爲高足弟子粵匪陷金陵許公乃釗命先生募撫勇擊上海賊劉麗川復青浦保中書十年春援浙回軍至丹陽戰於寶塔灣死焉手輯經義叢鈔三十卷一切經音義法苑珠林皆有校本今存集韻校勘記十六卷

參馮桂芬顯志堂槧

戴先生望

戴望字子高德清人諸生一起秋試遂棄舉業好讀先秦古書受業南園既從宋于廷爲莊劉之學皆兩漢今文也性倨傲門戶之見持之甚力論學有不合家法者必反覆辨難而後己人

故忌之先生亦不妄交交則必全始終所學在論語嘗曰鄭康成何劭公皆注論語而康成遺說今猶存佚相半劭公爲公羊大師其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文碎句百不遺一良可痛也魏時鄭冲何晏包咸王肅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以江熙等說爲之義疏雖舊說略具而諸家之說因此亡佚遂爲論語作注本六經大例以明七十子共撰微言之旨爲書二十卷凡三易稿而成其他所著有管子校證顏氏學記詩文集卒年三十七

參張星鑑撰傳

注論語敘

昔者孔子自衛反魯始定五經詩書禮樂易是也猶以爲未備念道旣不行當留其迹以紹明世於是感麟至而作春秋春秋之書成而夢奠作矣弟子仲弓子游子夏之徒共譔微言逮至

戰國七十子後學者合記所得次爲論語遭秦燔書文武道盡論語亦藏壁中漢興傳之者有齊古魯三家文字各異而古論分堯日子張問以下爲從政篇齊論更多問王知道兩篇而河間論語有三十篇其增益不可攷安昌侯張禹合齊魯兩家爲之章句名張侯論篇章與魯論同無問王知道兩篇齊論蓋與公羊家言相近是二篇者當言素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與春秋相表裏而爲禹所去不可得見悌已後漢何劭公鄭康成皆爲此經作注而康成遺說今猶存佚相半劭公爲公羊大師其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文碎句百不遺一良可痛也魏時鄭冲何晏集包咸至王肅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以江熙等說爲之義疏雖舊義略具而諸家之書則因此亡佚矣自後聖緒就湮鄉壁虛造之說不可殫究遂使經義晦蝕淪

於異端斯誠儒者之大恥也望嘗發憤於此幸生舊學昌明之後不爲野言所奪迺遂博稽眾家深善劉禮部述何及宋先生發微以爲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說不可顧其書皆約舉大都不列章句輒復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篇立注爲二十卷皆櫟括春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遺劭公所傳世有明達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者尙冀發其旨趣是正違失以俟將來如有覩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緣是罪我則固無譏焉爾

顏氏學記序

望年十四於敝簾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顧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毘陵

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厓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陳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旣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旣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辯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窺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理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

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撫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言怒焉如已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乘於喬氏喬氏以簿錄遺摺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金陵望既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氏吳顧氏燕秦閒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

於聖人之道猶爲沿流忘原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摧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迹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

陳先生倬

陳倬字培之元和人幼岐嶷甫二歲識功白二字母邱於懷抱中日課數字悉記憶長喜經術爲南園入室弟子咸豐己未成進士歷官戶部郎中性廉靜在部治事畢一意養述旋引疾回里卒年五十有七著有敷經筆記已刊又今韻正義今有古無字漢書人名表文選筆記隱蛛盒詩文集及雜記詞藁若干卷正義就通行詩韻引說文玉篇廣韻諸書爲釋詩韻無者低一

格附每韻後大致以說文爲許氏一家之學非謂天下後世必
以是爲繩尺凡古今文異同錄此則置彼不得謂不錄者卽爲
俗字足正近時拘執說文以改經字之失文選筆記專據李善
注引文選各文以校本書間及他攷證於汪師韓孫志祖余蕭
客張雲璈朱游梁章鉅外別關一徑而義較精彙藏於家

撰傳

案南園弟子之著者尙有管慶祺丁士涵費錫楊峴附識
於此

南園交游

王先生念孫

別爲石臞學案

王先生引之

別見石臞學案

郝先生懿行

別見蘭皋學案

胡先生培翬

別見樸齋學案

胡先生承珙

別見墨莊學案

龔先生自珍

別爲定盦學案

戴先生敦元

別見雲門學案

金先生鶚

別見儀徵學案

汪先生遠孫

汪遠孫字久也號小米錢塘人嘉慶丙子舉人官內閣中書不
就仕閉戶劬書覃思攷訂排日讀十三經注疏時有心得嘗以
盧學士文弼校刻經典釋文尙多譌闕爲之補正又以國語一
書惟韋昭注最爲簡絜然前人舊解尙有散見於羣籍者因哀
集賈逵虞翻唐固之說附王肅孔晁兩家成國語三君注輯存
四卷韋注多採舊說并參以己意顧瑕瑜互見乃舉其解譌者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八
駁之義缺者補之辭意未昭晰者詳說之成國語發正二十一
卷今世所行國語皆非舊本復據宋明道本爲主而以朱氏庠
補音爲輔參互考訂成國語攷異四卷又嘗與嘉興錢訓導泰
吉爲校史之約所校漢書地理志二卷泰吉謂可與大興徐氏
松之西域傳補注並傳家有振綺堂藏書之富甲於一郡春秋
佳日恆與里中耆彥及四方名士結束軒吟社觴詠其中嘗蒼
萃所作刻爲清尊集十六卷道光十五年卒年四十三碩甫先
生每游杭州輒主其家因爲編定遺書閱數年乃成他所著有
三家詩考證世本集證借閒生詩三卷詞一卷

參史傳 國語校注三種陳奐

序 杭
州府志

國語三君注輯存自序

三君者後漢侍中賈君逵吳侍御史虞君翻吳尙書僕射唐君

固也韋宏嗣采摭三君并參己意成國語解二十一卷漢章帝
時鄭大司農眾作章句其書最爲近古久亡其篇數魏中領軍
王肅晉五經博士孔晁亦爲章句訓注後先於韋而解不載今
遠孫不揣譾陋搜羅舊聞其三君說有見於解中有不見於解
中者悉錄之王孔諸家亦載焉于以識韋氏作解之去就而眾
說之足資取益也稱三君者仍宏嗣之本書也

國語發正自序

國語向稱外傳與內傳相爲表裏綜述義文說家輩出自漢迄
晉散軼无存今所完存者唯韋氏注而已注中都採古訓又并
參己意實事求是卓爾鉅觀然學道無窮而偏漏難掩此中得
失閒有瑕瑜可資考訂去就需才遠孫妄不自揣研慮多年搜
輯舊聞博求通語苟可明者皆收錄焉抑有疑者必備參焉解

譌者駁之義缺者補之辭意有未昭晰者復詳說之爰列三例
依傳作卷爲發正二十一卷所以發其疑而正其似也未諳左
丘之良史敢稱宏嗣之諍臣聊具見聞竊存知解至於觀得失
定去就仍俟後賢爲傳作疏者

國語明道本攷異自序

舊題天聖明道本國語天聖宋仁宗年號明道乃仁宗改元卷
末署云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
真本凡刊正增減是明道二年以天聖印本重刊也近代盛行
宋公序補音明人許宗魯金李皆從公序本重刊兩本各有優
劣而後是非異同判焉今刻以明道本出大字公序本輔行小
字於下它書所引之異文及諸家所辨之異字亦皆慎擇而采
取之讀國語者庶乎知其異而是非可識也

趙先生坦

趙坦字寬夫仁和人諸生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少與餘杭嚴
杰以品學相砥礪遂於經術碩甫遊杭州聞兩人緒論服其淵
博爲人醇古樸訥一介不苟取予讀書嘗立課程雖祁寒酷暑
弗少輟善說易謂孟氏主卦氣而章句今多闕佚惟鄭康成采
爻辰卦氣諸說別爲變通確可依據惜僅存十之三四因本武
進張氏惠言所訂鄭氏易注而引申之分十七例著周易鄭注
引義十二卷又著春秋異文箋十二卷以三傳中人名地名多
有不同者或古字假借或古音通轉或間以方言因各加按語
爲之疏證又著寶巖齋札記寶巖齋文集各若干卷亦多說經
之文

參史傳
杭州府志

周易鄭注引義自序

漢世說易孟京爲盛孟氏主卦氣而章句已闕佚難考京氏主
納甲世應特借易以鳴其術數非易之爲學本然也虞氏仲翔
原出孟氏發明消息之旨然於卦爻過求變動又與居則觀象
之經不合惟康成鄭氏采取爻辰卦氣諸說別爲變通闕深博
大確可依據惜存者僅十之三四武進張皋聞先生惠言旣訂
正鄭氏易注又作周易鄭氏義一卷於鄭氏體例一一分晰坦
從陳扶雅傳錄之循其例而引申其說以闡發全經鉤稽剔抉
不敢泥不敢背而易之爲象燦著煥列旣成質諸范介茲姚仲
芳得校正數十條竝著於篇名曰周易鄭注引義凡十二卷易
之爲書有理有象舍象言理其說無徵舍理言象其說無根孔
子十翼彖象繫辭等傳皆言理兼象者也說卦一篇言象備矣
如卦爻不言取象則說卦一篇似近虛懸雖其爲象不全見於

經要必有所寄寓焉當求諸象外者特人識淺未能通貫未可
謂空存其目而示人以疑也學者苟知說卦之用匪淺又奚疑
於爻辰互卦之說邪繫傳引義取於乾鑿度者爲多亦皋聞先
生意也先生曾有周易虞氏義行世此則別申鄭義所謂居則
觀其象而翫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翫其占者鄭與虞各有所見
亦任學者之取攜也鄭氏遽於三禮故釋易亦援禮如以后夫
人無子不出釋同人以聘禮釋旅卦皆深求典法以明實用坦
淺陋未敢遽爲附益俟他日續輯之書之例凡十七日中氣曰
三才曰六位曰當位曰據乘承曰得應曰雜卦氣曰相直曰互
卦曰卦象曰爻辰值宿曰爻辰取象四時五行十二肖曰爻辰
通消息卦曰爻辰得卦氣曰爻體曰爻體通辰曰爻位相就

文集

三雍考

三雍者何明堂辟雍靈臺也古無三雍之名有之自漢光武中元元年始先儒說三雍之制各不同其分合之跡亦異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戴禮說盛德篇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曰辟雍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洎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牖四闔布政之宮故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每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康成駁之云戴禮所說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疑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洎于登之言蓋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上圓下方八牖四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在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之此鄭氏從孝經緯之說謂明堂之制當如此然鄭氏三禮目錄从攷工記以爲在國之陽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采其高廣之制耳其大體當从孝經說前漢書云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

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此與鄭少異者也五經異義述靈臺之制云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魚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二十五里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此皆靈臺之制也毛公釋辟雍云水旋邱如壁曰辟雍以節觀者鄭箋泮水云辟雍者築土壅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此鄭與毛公合者也白虎通曰辟者象壁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鄭注禮王制云辟君也雍和也謂人君布政施和

之地也此皆辟雍之制及其義也至三雍之迹則大異以明堂辟雍同一地者戴氏德也大戴禮盛德篇所謂明諸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雍者是也以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同處者盧子幹也其禮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止可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圖之以水如壁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穎子容亦合太廟三雍爲一蔡邕明堂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穎子容

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
祫聚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
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
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又案左氏說合靈臺辟雍於太廟服子慎
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鄭康成駁五經異義則云
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
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卽辟雍也詩頌泮
水云卽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
泮獻囚此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詩有靈臺有靈
沼有靈囿有辟雍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
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沼爲囿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

在西郊王者變制之宜眾家之說各不昭晰雖然於郊差近之
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鄭說如此
是鄭以太學卽辟雍與靈臺同在郊不并於明堂鄭氏貫穿羣
籍其言足據故袁准作正論亦主於分漢以三雍立名主分不
主合可謂折衷聖經者

孔子刪詩辨

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
於禮義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聖賢之遺風自文
王創基至魯僖四百年閒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詩譜序正
義引就二說觀之孔子刪詩明矣至宋朱子謂孔子重新整理未
嘗刪取國朝朱檢討錫曾作詩論因之大抵謂詩亡於秦火或

作者章句不齊後之學者從而齊之或樂師蒙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是以有逸詩竊謂朱氏之說非也按漢書藝文志云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且詩有子夏敘將謂詩序定於秦火後乎將謂作於秦火前乎如謂定於秦火後詩已亡佚就見存者而編次之則南陔等六篇時已佚去何以詩序獨存乎如謂作於秦火前則詩序如故詩亦如故縱南陔等六篇亡佚亦可數耳且詩之有序猶夫書之有敘也書本百篇亡佚強半而百篇之序存詩果亡佚其序當幸存何獨盡除其亡佚之詩之序而僅存三百十一篇之序乎是亡於秦火之說非也古者詩之章句悉標著于序之目下觀孔子正義可見蓋其慎也若人人從而齊之則詩之同異又不特齊魯韓三家矣吾恐漢儒不若是之慎也左氏宣十二年傳武王克商作頌

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章句篇次不與今同若可從而齊之曷不盡移今之周頌一依楚子所引乎曷不盡取頌之長短不齊者一齊之乎良以孔子刪定不敢紊也以是知學者從而齊之之說亦非也宋書樂志云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日鹿鳴晉書樂志云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存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皆古聲辭是音節存者其詩亦存也則謂樂師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者亦未盡然然則刪詩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複焉爾今試舉羣經諸子所引詩不見于三百篇者一證之如大戴禮用兵篇引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今小雅之魚藻蓼莪商頌之玄鳥

等篇辭句有相似者左傳襄八年引詩云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今小雅小閔篇有相似者昭十二年所引之祈招詩今小雅之
圻父篇已足賅其義矣若逸周書太子晉解引馬之剛矣等句
鄙野已甚直僞託爾荀子臣道篇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
人妨其躬身與今唐風揚之水篇亦相似凡若此類複見疊出
疑皆爲孔子所刪也至若字句小異則引詩者之誤惟大戴禮
投壺篇大射詩不見於經爲可疑或音節已亡篇章散佚故未
錄入若夫河水卽沔水新宮卽斯干昔人論說有足取者然則
史遷所云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直千古不易之論奚足致
疑也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孔子刪詩正詩亡之日也
假今當日未經刪定未傳子夏則三百五篇且將散佚無攷所
謂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後之人將孰從而求之也耶故謂

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皆爲聖人不得已而爲之也可作孔子
刪詩辨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五經之有傳有注有箋有解由來舊矣梁陳而下義疏迭出至
唐貞觀中詔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蓋欲崇儒術息異議也于
是成易正義十四卷書正義二十卷詩正義四十卷禮記正義
七十卷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旣成表上之迨宋朱子謂孔
氏正義詩禮爲上易書爲下夫同出一時一人之手而有得有
失何歟曰正義者就傳注而爲疏義也所宗之法不同所本之
義疏亦異則得失於是乎著孔氏於易舍九家而宗王氏弼及
韓氏康伯於義疏則采褚仲都弼之注易僅取剛柔乘應之說
韓氏之注繫傳亦復空詮無補孔氏拘牽注義順文敷衍其於

馬鄭荀虞諸家之古法閒或援引輒以爲非又或取以補輔嗣之闕漏不能疏通明晰故最淺薄不足數書則宗東晉梅頤所上之僞孔傳而刪取二劉之正義焉孔傳本不足觀穎達曲爲迴護於是馬鄭之注僅供參證而司馬遷五帝本紀中之眞古文不一引取棄周鼎而寶康瓠孔氏之謂矣詩則獨宗毛鄭卷首先列鄭譜頗得綱領其於訓詁名物制度典禮更一一詮解精確訓詁則本諸爾雅參以舍人樊光李巡孫叔然諸家之古注而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次焉制度典禮則引據羣經益之以王肅之難王基之駁孫毓之評崔靈恩之集注佐之以鄭氏之易注書注賈服之左傳注若鄭志若駁五經異義若箴膏肓諸書咸萃焉以故閎博淵深幾無與抗雖曰藍本二劉而其采掇之精固可謂獨具卓識已禮亦宗鄭注而以皇侃義疏爲本

引證則本諸周禮儀禮旁通曲達靡不周悉記云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故孔氏於服制分辨尤晰若鄭氏之喪服變除盧子幹之禮記解詁阮譔之三禮圖射氏之音義隱莫不援引故與衍精通與詩並善左傳宗杜氏於義疏則本劉光伯杜氏之精義皆從賈服竊來其淺處正復不少孔氏惟杜之從所引釋例之屬又杜氏一家之學亦奚貴焉雖有劉光伯之規杜理精辭辨足以摧折武庫孔氏概置評駁不復遵用故左傳正義雖大旨可觀其失亦見然則將如何而後盡善耶曰易則宗鄭氏而以李鼎祚所集之古注及羣書中所引之古注足與鄭注相發明者附益之次則取左傳中筮法都爲一編附焉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漢易梗概於斯可復書則采馬鄭注而益以史記中之以訓詁代經文者其他漢石經及說文及顏師古

諸家之說亦復搜討靡遺而後殫心詮解庶復真古文之舊觀
左傳則采賈服注於土地名則取裴秀客京相璠其一二古文
散見說文及羣書者取以參攷庶左傳之古字古言存什一於
千百而春秋亦賴以明然後博稽載籍爲之疏釋俾賈服之學
復顯於世不遠駕穎達上耶要之闡漢儒之闡奧作孔氏之功
臣非好學深思之士未克臻此然則五經正義有得無失豈易
言也哉

擬撰爾雅圖條例

古人訓詁多取同韻所謂音近義通也釋訓一篇更作韻語今
擬置古音表于首俾讀者由訓詁以通古音由古音而精訓詁
有觸類旁通之助

族屬有親疏禮制有隆殺皆由五服以推也釋親一篇略具此

義當置九族圖於前而宗法圖喪服圖附焉庶親疏之義一覽
可得

宮室堂階之制悉寓五禮儀節釋宮特概舉爾飭飭謂之饒卽
今之甌爾曾見畫工作陶侃運甓圖繪作酒甕此類今當刊正
三代器物質文互異自昔繪畫者多失其真今酌參之如木豆
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古以豆爲量名容四升其高廣之制詎容
臆定

樂器之長短厚薄侈弇皆音律所繫大鐘謂之鏞卽古之鐃鐘
大簫謂之言卽今之鳳簫悉校訂周密不仍舊譜之謬

經緯星之具見經傳者未可枚舉今特繪恆星圖及黃赤道圖
於首俾十二次瞭然可睹其歲差之說亦附焉

疆域互有沿革九洲之名爾雅與禹貢異其職方亦異說者疑

爲殷制今擬夏商周各爲一圖

邱陵山谷古人命名多取物象如敦邱宛邱之屬確有其形若大山宮小山霍酈氏於廬江水下誤讀大山宮爲句此類未可從

水泉源委有難名狀者泉一見一否爲澱今浙東浦江縣之月泉與月盈虛者或似之濫泉正出今山左之趵突泉及浙江錢塘之梅花泉其泉脈皆自地底瀾翻而出故詩云潄沸檻泉概舉以廣異聞

草木南北不同古今命名亦異釋草之荼苦菜南人謂之苦蕒菜春月開黃花似菊至四月閒花蒂茸茸作絮圍轉似輪故月令云苦菜秀蓋謂若茅秀然得諸目驗斯爲不謬

蟲魚形狀今人有不能悉見者亦有不能舉其名者古以貝爲

貨今或不能舉其物而浙江廣東則有之其形似螺蛳蜎五采貝人或未之見而海濱則有之

鳥之類分晰最難今邨郊閒有烏雄者潔白尾長尺許雌者絳色短尾頭有叢毛若古方勝然其音云快底倣快底倣蠶時乃見過此則隱確然可定爲戴勝方言合鴈鳩爲一則誤獸畜之屬惟鼠屬稍繁當一一別白之鼯鼠豹文從許氏說信古也駮牝驪牡玄從鄭君說蓋衛風駮牝三千實包牝牡若駮牝爲句則是衛之戎事田事皆以牝馬充之可乎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七終

清儒學案卷二百四十九

天津徐世昌

豐芑學案

豐芑之治說文聲經義緯自勅義例於轉注段借不盡從
許氏舊說要其貫通羣經古義爲聲訓薈萃之書繼段錢
桂嚴之後與貫山王氏同稱許學鉅子焉述豐芑學案

朱先生駿聲

朱駿聲字豐芑號允倩晚號石隱元和人祖煥乾隆壬午舉人
通禮經著有臨嘯閣遺藁父德垣諸生有孝行先生少穎異四
歲通四聲稍長父令爲經解必問文字源流因授以許書有神
童之目年十五爲諸生時錢少詹大昕主紫陽書院亦十五爲
諸生值重游泮宮奇先生才曰吾衣鉢之傳在子矣遂受業門

下嘉慶戊寅舉於鄉七赴禮部試不第迭主江陰吳江荆溪嵒
蕭山書院道光十六年選授黟縣訓導以經學教士與俞理初
正燮程伯敷鴻詔及門人程朝鉅朝儀等講學成經史答問黟
之學者宗之咸豐元年以截取知縣至京獻所著說文通訓定
聲及古今韻準說雅等書詔嘉其賅洽賜國子監博士銜尋遷
揚州府教授以風痺未之官僑居黟縣石村八年卒年七十一
先生鑽研許書用力最深嘗言自二徐桂嚴錢段諸家推衍已
極精密惟六書中轉注段借二義究無塙詰遂獨剏義例謂轉
注者卽一字推廣其意非合數字雷同其訓通其所可通者爲
轉注通其所不通者爲段借段借不易聲而段異形之字可悟
古人之音語轉注不易字而有無形之字可省後世之俗書段
借數字供一字之用而必有本字轉注一字具數字之用而不

煩造字又謂段借之理疊韻易知雙聲難知通德釋名似轉注
而實多段借方言廣韻半段借而實有轉注叔重之書發明本
訓而轉注段借則難言爾雅一經詮釋全詩而轉注段借亦終
晦著說文通訓定聲十八卷補遺二卷聲經形緯貫通義訓都
二百萬言爲轉注段借專書似因而實剏又取百六韻而權衡
之爲古今韻準一卷循爾雅條例貫許氏說解爲說雅一卷以
推廣其說許書有未安者通訓未能詳述爲說解商十卷以申
己意先生於羣經並有撰述周易匯通八卷一名六十卦經解易鄭氏
爻辰廣義二卷易經互卦卮言一卷易章句異同一卷易消息
升降圖二卷學易札記四卷尙書今古文證釋四卷一名尙書古注便讀
逸周書集訓校釋增校一卷附逸周書缺文補一卷詩集傳改
錯四卷詩序異同彙參一卷詩地理今釋四卷儀禮經注一隅

三卷三代禮損益考一卷井田貢稅法一卷大戴禮校正二卷
夏小正補傳一卷春秋平議三卷春秋三家異文聚一卷春秋
左傳識小錄二卷春秋亂賊考一卷春秋列女表一卷春秋闕
文考一卷春秋地名職官人名考略二卷春秋國名今釋一卷
春秋經傳旁通目一卷四書稿解二卷四書懸解四卷六書段
借經徵四卷傳經表一卷小學識餘四卷經韻樓說文注商一
卷說文引書分錄一卷釋車釋廟釋帛釋色釋農具釋詞各一
卷古字釋義一卷小爾雅約注一卷七經緯韻一卷汪晉三音
學十書補訂四卷又秦漢郡國考四卷十六國考二卷晉代謝
氏世系考一卷徐中山王譜系考一卷朱氏世系考二卷石隱
山人自訂年譜一卷各府縣人物志二十卷山名今釋一卷經
史答問二十六卷自刊本四卷未全臨嘯閣筆記一卷荀子校正四卷

淮南子校正六卷歲星表一卷天算瑣記四卷數度衍約四卷
軒岐至理四卷漢書雋語四卷說叢六種離騷補注一卷詞話
二卷傳經堂文集十卷附賦一卷詩集四卷臨嘯閣詩餘四卷
補遺二卷自說文通訓定聲專刊行世外餘閒有自刊及入叢
書者遺藁並藏於家參繆荃孫撰儒學傳藁行述說文通訓定聲自序元和朱氏遺書目
說文通訓定聲自敘

天地閒有形而後有聲有形聲而後有意與事四者文字之體
也意之所通而轉注起焉聲之所比而段借生焉二者文字之
用也竊謂轉注肇於黃倉形體寡而衍義段借濫於秦火傳寫
雜而失真而幻丸之屬反正推移造字之轉注不離乎指事也
咸需之倫悉須通變造字之段借不外乎諧聲也至於叢脞參
差連縣而始肖其誼弟兄爾汝依託而本無其文取類多端拘

虛少悟不知段借者不可與讀古書不明古音者不足以識段
借此說文通訓定聲一書所爲記也夫三代秦漢之嬗聲以世
遷九州南北之迢言因方易欲橋古今之舌而出於一軌固所
不能將執經史之文而歛以一箇尤有不可然則當如之何曰
以字之體定一聲以經之韻定眾聲以通轉之理定正聲變聲
三者皆從其朔而已曷言乎以字之形定一聲也東重童龍數
傳祇循其舊東帝宮適萬變不離其宗融強秋梓之省文徵諸
古籍迹狄豐農之犀響正於昔聞豕豕兀元轉由一語疋菴廿
竊从豈兩聲呂高容尊於重文而得母棘弱卯毚因闕讀而疑
音此齊桓伐莒之謀東郭能言其狀光武命名之義九禾可訂
其聲者也曷言乎以經之韻定眾聲也火諧衣稗知與燬字同
評朝叶苗高信自舟聲少變侮雖每而異母朋猶鳳而殊風音

別求裘部分截雀或句中而安韻召旻歲旱之章或一語而成
歌周頌駿奔之什靡廬伊馮牒洳當證之韓嬰螟螣春揄螾省
堪稽于許慎考工鄭注其罇斯捫屈子王箋諱予不顧焯爲推
而怛爲慙可讀班書答爲對而曩爲熒當從古寫淺幘卽羣經
之帑脩翹誤俗字之脩求福不那易讎而語言方合飲酒之僕
變軀而義訓始通此鄣商之誦湯可用九有爲九域楚莊之侮
武疑以一句爲一章者也曷言乎以通轉之理定正聲變聲也
關叔卽爲管叔甫侯本是呂侯驪兜匪異渾敦屠蒯原同杜蕢
茲滋易言箕子伊尹詩頌阿衡連山禮著厲山帝俊書僭帝舜
若茲之類厥有三端其同音者扶服蒲伏與匍匐而兼侮過池
逶迤偕委蛇而並用氣借氣而餽出艸假草而阜興鄒國爲許
而三傳皆同頌兒作容而四始代誦種種酢醋因音而互譌悉

愛慕憂以聲而味本疇曷害曷語詞不必元文叔少昆鬻僂謂
相承別字是也其疊韻者泮水猶之洪水畜君原是好君序榭
豫可校禮經毒篤竺試讎漢史貉伯禱皆禱牲之用褻綱縶總
臬布之名明都孟諸洵非兩地燭趨涿聚故是一人陳易氏而
爲田改姓而作弋辛夷可爲新雉蟬焉豈異亶安薰香用以
代葷義不妨於相戾孳息取以爲止訓亦見其交通是也其雙
聲者和桓波播禹貢可詳侮務勑仇雅詩偶借奠定帝舌音之
轉圭蠲脣吻之通密勿噩沒與黽勉非殊踟躕躊躇視時踣
不異黼裘示省獮義可思素衣朱綃繡文宜訂台余叩我皆施
身自謂之言戎若伊而悉肩口侮人之語燥燥多譌慘慘儼儼
或讀仵仵識假胡何出音微分侈斂徒但地特助詞本尠正文
開口雅而閉口烏啞啞亦其天籟燕人麗而周人貉蚌蚌又屬

方言馬莽蕭蛸更姓祇憑語轉蠅羊鷄隼殊文不過聲移按諸
詩歌相曰胥更抑曰懿參之古語磬爲硯亦鼎爲當是也此何
休之讀公羊所以有長言短言之辨而高誘之注淮南又別有
緩氣急氣之分也若夫如此爲爾之焉爲旃罔字便成翻語疾
藜卽茨茅蒐卽黼三代自有合音目少眇而手延挺自諧以成
字婁係邾而於引越相足而爲言斯又吳昭魏炎之僞注書邾
爲切紐沈約彥倫之輩行文律以四聲者矣夫所見異辭陸元
朗文羅經典有志復古陳季立音溯詩騷余少歲蟲彫中年蠖
伏哦陳編而洞席憶緒論於趨庭旁及六書自攄一得部標十
八派以析而支以分母列一千聲爲經而義爲緯將使讀古書
者應弦合節無贅牙詰詘之疑治經義者討葉沿根有掉臂游
行之樂竭半生之目力精漸銷亡殫十載之心稽業才艸刼汜

濫未竟躊繆尙多思不能書先爲此敘非敢謂萬川會海導西
京爾雅之原亦庶幾百世本支演南閭說文之譜云尔

庖犧視鳥獸之文贊之於易虞帝觀古人之象記之於書正名
爲禮樂之原學文繼孝弟之事書契所係非淺眇矣昔黃帝史
倉頡沮誦始造文字周宣史籀著大篆下逮春秋戰國漸不同
文秦興丞相李斯奏同之乃作倉頡篇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
爰歷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七章皆合古籀爲之或
頗嬗改者曰小篆此三篇者世謂之三倉凡三千三百字厥後
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長作元尙篇而揚雄
復博采天下字作訓纂篇以續三倉凡二千四十字至班固繼
作太甲篇在管篇十三章賈魴又爲滂喜篇續訓纂滂喜者取
訓纂末二字名其書而其書終于彥均二字故亦謂之彥均篇

也凡二千四十字自是以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篇爲上卷揚
雄所作篇爲中卷賈魴所作篇爲下卷共七千三百八十字亦
稱三倉而其外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女史
篇字已具三倉中不著焉然自始皇時獄吏程邈嘗造隸書趨
于簡易以施官事急速之用而其後喜便習傳妄釋馳繆世俗
多用之于是三倉之學微許氏慎懼斯文之墜也乃敘古籀小
篆更博收通人著作爲說文解字一書於三倉之外又增益一
千九百七十三字共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而其外復有一千一
百六十三字列爲重文統以五百四十部由是小學大顯其功
殆不在禹下第其書自漢以來或轉寫譌踏或臆沾私減眞本
不傳復多疑駁且代有製字體葍變遷至唐以後盡以今字改
古經而習俗害眞迷誤眇究遂爲小學之一大厄古者石匱之

章一不足于馬伏波之印四乃冠于羊今且粥號雙弓竟成典
故茶爲一木莫識由來凡涉沿譌均宜闔闡又榦支廿二託名
標識許書泥古弊爲正文所解鮮通千慮一失譬猶山藪之藏
疾瑾瑜之匿瑕茲輒釐而訂焉夫象形指事謂之文會意形聲
謂之字但僞說文者文可統字也述說文

數字或同一訓而一字必無數訓其一字而數訓者有所以通
之也通其所可通則爲轉注通其所不通則爲段借如罔爲田
漁之器轉而爲車罔爲蛛网此通以形又轉而爲文網此通以
意防爲隄防之僞轉而爲邨坊爲埵坊此通以形又轉而爲勸
防此通以意不得謂之本訓不可謂非本字也至如角羽以配
宮商唐虞不沿頊馨用斯文爲標識而意無可求草木非言樣
斗登乘乃作盈升隨厥聲以成文而事有他屬一則借其形而

非有其意一則借其聲而別有其形也若夫麥爲來而苑爲宛
豕爲長而蟲爲彤汙爲浣而徂爲存康爲苛而苦爲快以爲段
借則正以爲轉注則紆且也齋齊弟洩皆疊韻齊莊中正皆雙
聲肇漢魏之賦體勃鞞壽夢爲合聲充蔚終葵爲翻語開齊梁
之切音此通德釋名似轉注而實多段借方言廣雅半段借而
時有轉注也夫叔重萬字發明本訓而轉注段借則難言爾雅
一經詮釋全詩而轉注段借亦終晦欲顯厥悒貴有專書述通
訓

古音自虞書賡歌而下遞有轉移曹魏樂安孫炎始作爾雅音
義著反語後有李登聲類十卷凡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東晉呂
忱之弟靜爲韻集宮商角徵羽各一卷至宋周彥倫作四聲切
韻梁沈約作四聲韻補一卷隋開皇初陸灋言偕顏之推蕭該

劉臻魏淵李若辛德源盧思道薛道衡等八人討論音韻後十餘載乃自定爲切音五卷二百六部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又百五十年後至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嗣郭知元朱書補三百字關亮薛峒王仁煦祝尙邛孫恂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又附益之天寶十載孫恂復刊正切韻五卷別名唐韻按晁公武云唐韻加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字蓋誤讀孫序并注字入算也今云唐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又誤以宋之廣韻爲唐韻元本也唐韻之於切韻當略有附益耳必無字數增倍之理自儀鳳越二百五十餘歲爲宋景德四年詔陳彭年邛雍等校定切韻五卷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注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言按天寶末上又取陳庭堅所撰韻英十四卷四百三十九部改仍法言卷數加百四十一部合五百八十韻凡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見南部新書宋陳彭年等校定之書疑取韻英本增至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故改名曰廣若仍唐韻之舊字數不異何廣之足云乎總之廣韻必非唐韻元本較然可知其時咸

綸別承詔刪取切韻字爲韻略五卷備禮部考試與校定切韻同日頒行又三十一年當景祐四年詔修廣韻爲集韻令丁度李淑宋祁鄭戡王洙等校定之寶元二年書成凡十卷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治平四年司馬光又修之其書實非今所存之集韻也景祐時廣韻未修先刊修韻略改併禮部韻略爲五卷收字九千五百九十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元祐五年孫諤陳請添收紹興十一年黃啟宗張貴謨隨韻補輯十四年楊朴又有括遺三十二年毛晃增修其子居正重增凡多二千六百五十五字世亦謂之增韻歐陽德隆又輯押韻釋疑五卷郭守正增修校正之楊伯喆因韻略於九經所有之字多所漏失作九經韻補一卷增七十九字淳祐十二年江北平水劉淵于韻略增四百三十六字并爲一百七部名

壬子新刊禮部韻略

按金哀宗正大六年己丑平水王文郁撰新刊五卷吾鄉黃丕烈孝廉有其書余曾

見之己丑於宋爲紹定二年在淳祐前疑世所傳劉淵本乃劉取王所撰重刊者相傳誤爲劉撰也元熊忠用其

部纂爲古今韻會三十卷計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黃公紹又有韻會舉要大德中陰時夫時中兄弟復妄并拯入迴爲今韻之一百六部刪字三千一百餘存八千八百餘名號曰韻府羣玉由是而古韻淪胥以亡自前明三山陳第譔毛詩古音考四卷屈宋古音義三卷爰始講求元聲開闢戶牖至國朝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諸君因是推衍漸詣精密夫以雅正俗則正之以許書以古正今則正之以經韻方音自異古語雖遙字體從同原無二本聖言所著理可交推述定聲

轉注

小學之綱有三曰形體曰音聲曰訓詁周官保氏以六書教國

子象形指事會意者形體之事也諧聲者音聲之事也轉注者訓詁之事也知斯三者而後知段借段借者亦訓詁之事而實音聲之事也惟轉注一法言人人殊許叔重說文解字敘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孫愐切韻云考字左回老字右轉戴仲達六書故周伯琦六書正譌別舉側山爲阜反人爲己之類當之徐楚金則就考字傳會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𠂔于𠂔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注明之犬走爲焱爾雅扶搖謂之焱于焱之本訓轉其義颺則加風注明之鄭夾漈通志略又妄分建類主義建類主聲互體別聲互體別義四事楊桓六書統則謂三體已上展轉附注此皆以形體言轉注者也國朝戴東原始發互訓之愷其言曰轉相爲注猶互相爲訓老注考考注老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者卽轉注之法故一字具數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九
用者曰段借數字共一用者曰轉注而吾鄉江叔雲曰轉注統于意轉注者轉其意也如挹彼注茲之注故立老字爲部首卽所謂建類一首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从老省考之外耆耄壽耆之類皆是說文解字一書分部五百四十卽建類也始一終亥卽一首也云凡某之屬皆从某卽同意相受也凡合兩字以成一誼者爲會意取一意以概數字者爲轉注二君以訓詁解轉注說有根據可謂突過前人矣竊嘗論之謂考字左回老字右轉者考係形聲老屬會意釋涉今隸紕繆顯然謂側山爲阜反人爲己者此指山人已成之形爲阜已續生之事卽所謂指事象形者因形而製字指事者因字而生形也謂𠂔字加老森字加風是以形聲中聲義隔者爲諧聲聲義近者爲轉注穿鑿之弊必至有如王荊公字說者至若妄分建類互體四門以

考老履屨等字爲建類主義以鳳凰羅羅等字爲建類主聲以啼啻唯售等字爲互體別聲以猶猷愚悃等字爲互體別義旣無條理且多俗字舛繆尤雜直以此事爲兒戲矣謂三體以上展轉附注三體四體不過數字悉屬會意或兼諧聲淺陋之談不足置辯大抵言形體者綱領旣乖彊設條目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惟互訓之說於六事剖判分明然亦有未盡然者夫六書皆以立教也保氏於國子旣教以會意之老則考之訓焯然知之旣教以形聲之考則老之訓亦焯然知之而復合考老以重申疊究不已贅乎況創傷也傷創也禡但也但禡也之類同意相受矣不可謂建類一首而考仲子宮老實不足以盡考楚師老矣考亦不足以代老又何說也且謂爾雅皆轉注則亦混于段借何以言之初哉首基哉者言之閒也不得轉注

爲始始則才之段借也錫界予貺錫者釗也不得轉注爲賜賜卽錫之段借也爾雅注彰章許書注文字注彰章則哉生明錫土姓可曰始曰賜注文字則哉爲詞錫爲金不得曰始曰賜體用之間致不侔矣吾所謂未盡然者此也竊以轉注者卽一字而推廣其意非合數字而雷同其訓許君自敘考老之悵惟江氏分部之說得之許不曰老孝而曰考老者部末孝字子亦會意意不專受於老也雖然轉注一法許實誤解正有不必爲前賢諱者許書所謂同意相受惟老履疒癢數部耳他如木部有植物有器物水部有地事有人事日部有日星之日有日時之日尸部有橫人之尸有屋宇之尸首雖一而意不同焉不特此也保氏果以是立教則凡形聲之字皆卽轉注之字六書何以條分余故曰轉注者體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長是也段借者本

無其意依聲託字朋來是也凡一意之貫注因其可通而通之爲轉注一聲之近似非其所有而有之爲段借就本字本訓而因以展轉引申爲他訓者曰轉注無展轉引申而別有本字本訓可指名者曰段借依形作字觀其體而申其義者轉注也連綴成文讀其音而知其意者段借也段借不易聲而役異形之字可以悟古人之音語轉注不易字而有無形之字可以省後世之俗書段借數字供一字之用而必有本字轉注一字具數字之用而不煩造字轉者旋也如發軔之後愈轉而愈遠轉者還也如軌轍之一雖轉而同歸試卽以考譬之胡考之休爲本訓老也考槃在澗爲轉注成也弗鼓弗考爲段借敝也敝者考字之訓也又試以令譬之自公令之爲本訓命也秦郎中令爲轉注官也令聞令望爲段借善也善者靈字之訓實良字之訓

也轉注無他字而卽在本字故轉注居段借之前段借有本字而偶用別字故段借附六書之末若此則訓詁之法備六書之誼全保氏之教著雖起北海南閣諸大師質之應亦不易斯言事比當仁理惟求是故不避專輒而著其說云

段借

說文解字發明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書而轉注段借二者則略而不備言轉注若革朋來韋能州西七字言段借若少足談敵鬲爰哥粦完罪倂臭洒姚鎬十六字又引經史及或說若玎嗟等五十餘字著者如斯而已夫段借之原三有後有正字先無正字之段借如爰古爲車轅洒古爲灑埽有本有正字偶書他字之段借如古以聖爲疾古以莫爲蓄有承用已久習訛不改廢其正字轉用別字之段借如用草爲艸用容爲頌也段

借之例四有同音者如德之爲惠服之爲良有疊韻者如水之爲捌馮之爲泐有雙聲者如例之爲賴答之爲對有合音者如茺蔚爲摧蒺藜爲茨也段借之用八有同聲通寫字如氣質概書氣廩動埒乃作靜妝仁誼通用威義將衛總爲紛帥今國書凡同聲字統爲一體作書時依其文義而顛到上下之知爲某字某意卽其理也別有託名幪識字如戊癸取之戈兵𠄎𠄎假于門戶有單辭形況字如率爾原非畢網幡然豈是觚巾有重言形況字如朱朱狀夫雞聲關關用爲鳥語有疊韻連語如窈窕無與心容蒙戎非關艸寇有雙聲連語如易爻多說次且書歌肇言叢脞有助語之詞如能爲可通走獸於焉或託飛禽有發聲之詞如弟兄異乎君臣爾汝同于乃若此皆本無正文依聲託事誼不在形而在音意不在字而在神神似則字原不拘

音肖則形可不論故凡語詞習用之字如者矣乎哉噉諾吁否
皆乃兮于乍各曾毋尙知曰粵唯寧歟曷多从言从口从囙从
欠从丂从八非是則皆段借也段借之理疊韻易知雙聲難知
非博覽旁求潛心精討烏能觀其會通與古人心心印合如相
告語乎

凡例

一六書形聲之字十居其九是編就許書五百四十部舍形取
聲貫穿聯綴離之爲一千一百三十七母比之爲十八部以著
文字聲音之原以正六朝四聲之失前哲江戴段孔分部遞益
各有專書今復參互加覈不妄立異亦不敢苟同
一是書於每字本訓外列轉注段借二事各以口表識補許書
所未備徵舉典籍引端見緒遺奪舛錯知所不免釐整之善以

俟達人

一字有與本誼截然各別者既無關於轉注又難通以段借文
字中才得百一今列爲別義亦以口識之

一訓詁之旨與聲音同條共貫共用爲勇侮自狼暉咨親爲詢
釋于叔豹射言繹或言舍禮經著其文刑爲例卽爲成王制明
其義嘉祉殷富子晉談妣姓之初考神納賓州鳩說姑洗之恠
孫爲奔諱公羊之解經散與渙同孔子之序卦枵名耗而魏名
大述之邱明忠自中而信自身陳于叔肸石癸表吉人之訓行
父傳毀則之辭究厥雅言罔非古誼孟堅通德成國釋名此其
恠也故凡經傳及古注之以聲爲訓者必詳列各字之下標曰
聲訓

一古韻錄詩易以下至先秦而止其與今韻同者閒亦從略

一古韻亦有方國時代之不同輒或出入如一東字也音轉如當則叶壯部矣音轉如丁則叶鼎部矣音轉如登則叶升部矣音轉如耽則叶臨部矣音轉如敦則並可叶屯部矣卽所謂雙聲然其本音自有一定今命之曰轉音以攷其異而益審其同一古人用韻閒有在句中者偶隨立文之便於歌誦時重讀此字其音自諧且禮云一倡三歎古樂歌詩每一句四人歌之曼聲閒作自然成韻不定在語末也故左傳引大武直以一句爲一章今按之羣經如詩漢廣喬游爲韻蠓螭父雨爲韻杕杜心飲爲韻東門之枌旦叶原七月菽叶穆車攻矢叶攸柴巷伯豺叶謀桑柔昊叶柔劉憂四章西叶慇辰瘠思齊子叶德士皇矣順叶君兄叶王方蕩王叶商常武卿叶明赫叶作召旻歲潰蕤此止爲韻惟天之命德叶已桓豐叶邦載芟主叶旅古叶且良

耜厥叶活殷武忘叶國福易革傳文炳文蔚二文字韻禮運以篤父子父字韻論語朽木二句朽叶雕土叶朽裨諶二句艸討爲韻周語州鳩引諺眾心成城眾口鑠金心叶金管子牧民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神民爲韻自來言韻學者往往不得其指爲舉數事以例其餘

一此書宗許爲主誼若隱略閒予發明確有未安乃參己意一形聲字有同母而異讀者如舟朝冒曼等語言之轉卽雙聲也有同入而異平者如豕豸取擊等本爲同部卽長言短言也一說文重出之字有宜刪者如右吹塗歎吁愷閑敖否孥凡十字有不刪者如尋變等二十六字或古文之段借或形體之傳譌存之以考古

一重文有移置者如剗疣等有分爲正篆者如錄𠄎等有正篆

當爲重文者如缸窻等皆下其字一格爲識

一許書以小篆爲主如終蕢樞雲等皆以古籀爲重文今以聲爲經則不得不到置其字又同字而各有所从者如人儿百首頁等許不得不分今不得不并

一字本相承會意如宋秀等今輒以鄙見定爲形聲附係各母之末

一字有不見正篆見于說解及自敘中者有有偏旁無正篆者有見于說文小徐本者有見于他書注所引說文者今悉加攷覈有補有附附者見于注中補者書以大字

一大徐補附俗三類字四百五十又見于經史凡魏晉以前注有音讀者皆訂附焉

一字有見于方言廣雅及子史傳記而無可附麗者於每部後

別纂存之以俟考

一凡山水國邑及姓氏之類皆託其字爲表識無關本誼故注亦不詳

一平水一百六韻旁書每字之上以存今今韻未收者訂以廣韻集韻而分隸之

一古人音讀祇爲譬況之語如某讀若某或讀如某某之某聲惟一原讀無二致今止錄說文所著凡漢魏後諸儒反語概置不錄惟部首字姑存

一聲母一千一百三十七部內不爲子亦不爲母者二百五十四部實得聲母八百八十三部

一通部文字九千五百七名旁注五千八百八十九字附存一千八百四十四字都凡一萬七千二百四十字

古今韻準自序

音聲之遞變而遞轉也南北不同古今不同以今南北之不同又知古南北之亦不同故凡有韻之文隨其天籟自諧律呂古無韻書書易詩騷卽韻書也自漢末魏初孫叔然勅爾雅音義作反語而高貴鄉公以爲怪厥後聲類肇于李登韻集踵於呂靜而字始爲韻韻譜成於沈約切韻撰於法言而聲始有四顧其書率皆不存存者北宋廣韻爲最古言韻者舍是別無適從矣然二百六韻雖仍唐孫愐述六朝之舊而字數增倍當時以意孱竄實與唐韻大有出入況古韻乎廣韻三鍾恭字注云陸也此以意孱竄之證迨至南宋劉淵新刊韻略謬并爲一百七韻而元陰氏韻府羣玉又妄去拯爲一百六則微特鑿於古韻且紊亂廣韻之部分欲由廣韻以上溯古音而并不可得豈非重性以貽

繆哉夫虞書熙起無平上周南毛樂無去入昔梁武帝聞周捨天子聖哲之對迄未信用不爲無見而唐元和後釋神珙之反紐圖舍利之字母三十守溫變爲三十六凡末流之踵事鉅析更無論矣余旣成說文通訓定聲一書版之以就正有道鰓鰓焉又慮一百六韻之頒行四代著爲功令諸應試排律所製必不能生今而反古之道也乃復取今韻而權衡之就一韻中析爲數類用韻者但取一類之字相叶庶宜今宜古不繆是非命曰古今韻準篤信好學之君子或有取於是焉

尙書學自序

孔子序書百篇自秦焚後亡者四十三篇橐籥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仲虺之誥明居徂后太甲三篇沃丁咸又四篇伊陟仲丁河亶甲祖乙說命三篇高宗之訓分器旅

巢命微子之命歸禾嘉禾蔡仲之命成王政將蒲姑周官賄息
慎之命亳姑君陳康王之誥君牙囑命是也餘五十七篇漢建
武時又逸其一武成是也至西晉永嘉之亂逸者又二十六篇
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
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泰誓二篇旅獒畢命是也亡逸凡七十
篇僅存三十篇則堯典連慎微以下皋陶謨連帝曰來禹以下
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
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
顧命連王若日以下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是也東晉梅賾
所獻偽本於眞書三十篇中割堯典之半以當舜典割皋陶謨
之半以當益稷依馬鄭分顧命之半以當康王之誥是爲三十
三篇而妄於秦焚久亡之書造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

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君牙囑命十三篇於建武永嘉
散逸之書造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泰誓
三篇武成旅獒畢命十二篇故今五十八篇中凡眞書三十三
篇實三十篇僞書二十五篇疑皆皇甫謐摭摭他書所引依傍
爲之閒有杜撰者也厥後蕭齊姚方興又造舜典首十二字隋
之劉炫復造濬哲以下十六字則又作僞之末流重埒地謬者

矣

皇甫謐帝王世紀王肅家語及聖證
論束皙汲冢紀年皆暗與晚書說合

亡書有殘章賸句見於

典籍所引者如商書帝告見尙書大傳湯征見孟子史記仲虺
之誥見左傳墨子荀子太甲見大學緇衣說命見學記文王世
子坊記表記喪服四制論語孟子墨子尸子離騷呂覽史記潛
夫論說苑周書如嘉禾見漢王莽傳蔡仲之命見左傳逸周書
作雒周官見周禮注周禮疏引鄭志漢百官公卿表賈誼傳君

陳見緇衣坊記春秋繁露君牙見緇衣而四十三篇之全文則漢儒已目所未覩故漢時存者惟伏生所授今文堯典連慎徽以下皋陶謨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不分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太誓不分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連王若曰以下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所謂二十九篇也其後又得孔壁真古文以較今文增多二十九篇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盤庚分多中下二篇太誓分多中下二篇武成旅獒顧命分出康王之誥一篇畢命所謂五十八篇也其實止多二十四篇蓋盤庚太誓顧命伏本咸有惟不析篇弟耳且康王之誥實亡乃衛賈馬鄭於顧命分出當之者則實多伏本二十三篇也但此

增多之真古文漢建武閒武成一篇又逸西晉永嘉之亂二十二篇盡逸而太誓殘篇僅見史記周本紀中於是百篇之書祇存三十矣

凡例

- 一晚書不注但著其引用出處
- 一篇弟仍依今本不以古目爲敘
- 一地名山水必注明本朝在何省何縣
- 一注中某某也某也上某爲段借下某爲段借字之訓如尙上也高也言尙字借爲上字上字之訓則高也此依詩毛傳壞木壞廬也調飢調朝也之例餘仿此
- 一古注不專從鄭雖宋人說弗廢實事求是頗有折衷
- 一逸篇之句閒有見於古書所引者零章斷句旣無全文或難

索解亦復略之

一注中某某也猶某也所謂猶者皆轉注之誼如旣汔也猶盡也汔之本訓爲水涸其引申之誼則爲盡也稽計也猶考覈也計之本訓爲會算其引申之誼爲考覈也

夏小正補傳自序

堯典授時而後紀候之書小正爲古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史記夏本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小正汲冢紀年禹元年頒夏時於邦國稽厥謏勳宜列經典顧其篇僅具大戴禮記中而漢以後大戴不立學官書未尊顯古注闕如至宋傅子駿得關澮所藏單行本以校戴書乃取經與傳之錯厠混淆者釐而訂焉然斯傳之作疑出公羊穀梁二子手筆思表纖旨與春秋傳異曲同工實非延君饌著也知

者大戴所存三十九篇皆述而不作不應獨釋小正且萬用入學傳稱今時大舍菜夫大舍菜禮秦漢寢已不行所言今時宜謂春秋時矣余慚尠陋而性嗜古小時讀黃叔琳輯本繼復閱近儒著述擇善而從因心爲則手稿一冊以課家僮問業者見而善之遽爲授梓爰墨數語于耑覬博通之士有以裨補其闕失云

小爾雅約注自序

詁訓之書權輿爾雅自後小爾雅方言說文解字釋名廣雅廣之而小爾雅十三章最古亦六籍之襟帶百氏之綱維也漢志列孝經家隋志附論語類皆別爲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而藝文類聚引作孔叢晁公武謂孔子古文見於孔鮒書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卽孔叢子弟十一篇然孔叢一書不著前志殆魏晉

人依託而摭取小爾雅入之其閒如走爲我之類或有附益亦難悉僚詩疏選注多所援引或稱小雅或稱爾雅則省文也爲之注者東晉李軌解無傳北宋宋咸注頗略近吾鄉宋翔鳳嘉定葛其仁均有疏證犁然燦然余復取陶宗儀說郛何鏗漢魏叢書及余有丁孔叢子繇眇閣本郎奎金五雅堂策檻本陳趙鵠爾雅合刻聽鹿堂本胡文煥百名家吳琯古今逸史吳永續百川顧元慶文房本鉤稽異同審慎裁補誼會其通說反乎約仍錄爲一卷以資循覽焉

爻辰補義書後

九重天皆左旋宗動天最疾恆星天次之幾與宗動等但每歲不及宗動天五十一秒計七十年二百十一日有九時一刻盈不及宗動天一度積二千一百十七年有奇不及天一宮積二

萬五千四百十一年有奇而與天會此堯典夏小正中星所以不合于豳風月令左氏傳也然則溯周公繫爻之時至康成注易之時相距一千三百餘年恆星歲差已十九度有奇公之時女不次立枵之舍危不居姬訾之辰推之他宮皆然不必取象如鄭所云也雖然孔子曰觀鳥獸之文陸績謂朱鳥白虎蒼龍玄武經緯之文仰以觀天閒亦符合亦足見易理之無不通焉康成所著爻辰說易其書已亡見于唐人正義者寥寥數則茲據漢志三統術倣其意補之名曰補義雖穿鑿傳會頗多繆戾聊存以備一家之言他日尙當推周初之恆星宮度繪圖讎校汰其不合于古而益以義與古合者以蘄通貫茲適以他事未暇云

互卦卮言書後

孔子曰易有四象所以告也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由是觀之易無體也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孟京之卦氣五行荀虞之納甲消息馬鄭之互體爻辰輔嗣之空虛清悟皆易理也周公之言未必皆義文之義而義貫孔子之意未必泥文周之旨而旨通夫八卦變六十四世應之法也六卦生六十四爻之例也四卦通六十四卦卦氣之說也反對五十六卦兩象相易五十六卦旁通六十四卦兩象自反四十八卦六子肖體三十卦義或有取均不可廢後學墨守宗尙入主出奴膠其柱而鼓瑟則皆失之偶述經傳互卦若干條雖穿鑿支離卮言無當

或亦章句之一助云

文集

答太歲太陰問

或問漢術分太歲太陰爲二太陰亦曰青龍而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云云後總題曰歲名解者以爲歲陰者乃謂天幹爲陽地枝爲陰然則太陰卽歲陰歲陰卽太歲後人何以強分爲二歟曰太歲實卽歲星上古以歲星所次之辰紀年卽攝提格云云也但歲星一年行一辰十二年一周天而其行也有疾有留有逆有伏積一百四十有四年必超一辰不能與排定之紀年相應故愈差愈遠計歷千七百二十八年而超辰一周排定之甲子則千七百四十年而於辰二十九周其第一千七百四十年後之六十甲子當與歲星相應至一千八百外又漸差漸遠及第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而歲星又超一辰矣其前不可得聞已考漢太初元年閏逢攝提格之歲是

爲甲寅而漢志謂其年在丙子歲星在丑則與古以歲星所次之辰紀年者寅與丑差一算與漢制排定紀年之辰亦子與丑

差一算於是以前排定之辰強命爲太歲以取合於歲星所次之

辰如歲星在子則太歲在丑歲星在寅則太歲在亥

因以古之攝提格等強命爲太陰

爲青龍而謂在太歲之前二辰

如太歲寅則歲陰辰太歲酉則歲陰亥

凡以求合

於古之歲名

攝提格等

與當時排定之年名

如丙子

及實測歲星所在

之辰名

如星紀丑

使三者均不相悖故遷就而爲此至於今則又大

不然按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以前以三統術推之率差三算至甲申年星超一辰逮今道光年間率差二算然差二算者恰以三統之太歲當太陰以三統之太陰當太歲則與實測歲星相準如今以道光十四年甲午爲厯元其年歲星在酉則太歲當在辰而太陰當在午若依三統之太陰紀年曰道光甲午紀年

不云闕逢敦牂

依三統之太歲紀歲曰太歲柔兆執徐

不云丙辰

以歲星所

在紀星曰星在大梁則名實不紊而今之時憲實似以太陰紀年也但繼自今六十年後卽又不合治厯明時所以取諸革歟儻每年實測歲星以合於上古之紀年斯厯之萬禩而不變當直曰道光十有四年太歲在強圉作噩星在大梁而已雖然當世之人得毋笑其讀爾雅不熟也

田稅軍賦記

古者大師用眾無過六軍詩書言六師周禮言六軍卽六鄉七萬五千人也六遂爲副倅以備非常舊說出軍先六鄉賦不止次六遂又次公邑及采地又次畿外諸侯是也先王無養兵之名而隱其事于溝洫鄉遂洫澮之多其制什倍于都鄙康成治洫澮不出稅之說于都鄙言之愚謂移其說于鄉遂則田稅輕

而軍賦重正與都鄙之田稅重而軍賦輕相爲表裏臨事欲重
得其死力平時宜厚養其身家也且都鄙洫澮稀少農人固得
兼治之耳按出軍之制七萬五千人出六鄉其牛馬車輦當供
之甸地公邑計甸地十二同三分存一實受田三十六萬家除
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公邑之民二十八萬五千家供革車千乘
馬萬匹炊家子及固守衣裝廩養樵汲等二萬五千人司馬法
所謂通爲匹馬三十家土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車一乘者
并通成等只是田數之名不干井法三百家一乘亦大判言之
實二百八十五家一乘三百家三十人實三百四十二家三十
人也若出軍兼起六遂七萬五千人則馬牛車輦當供之稍縣
疆公邑計三等共八十四同八十四萬里除封國之采地十八
萬一千八百七十五里餘公邑三分存一實受田一百九十七

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家以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
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之可得三千四百二十七乘
七三四馬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一匹紂九三七五牛四萬一千一
三七五百三十二頭贏八一甲士一萬有二百八十三人贏一二五
不計步卒二十四萬六千七百九十六人贏八七五如六遂出師
稍邑供之稍出師縣邑供之縣出師疆邑供之采地助師惟出
人不出馬牛車輦至其中通融配給之法愚另有細推小司徒
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又曰凡起徒
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又曰凡國之大事致民此言六鄉
故不及車甲器械大司馬凡制軍王六軍又曰凡令賦家三人
家一人云云與小司徒可任也者云云同皆言六鄉鄭注邦國
非也遂人以下劑致毗卽五十七又曰簡其兵器又曰登六畜

車輦此言甸之公邑也稍人掌邱乘之政令縣師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云云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以任地事而令貢賦不及丁稅此皆言稍縣置三等之地也總之鄉遂之法以五起數田制卽兵制都鄙之法以九起數足食非足兵鄉遂重教都鄙重養溝洫之法不重田稅而重軍賦故所稅較少井田之法不重軍賦而重田稅故所稅較多先王體國經野之道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百世而下固可以目覩手揣者矣至于八家九家之法尙可相通九夫十夫之制斷不能合治洫治澮之說或可兼參甸乘成乘之殊必難強混是貴信古而不泥乎古尊經而善體乎經者無膠柱鼓瑟也

什一說

九一什一之制先儒迄無定解按周制授田以三等均勻配給

總以百晦爲率故孟子曰周人百晦而徹據鄭康成通率之說

則井田法

每家百晦助十一晦一分一釐不盡

爲九中之一溝洫法

每家百晦貢九晦零九釐

不盡爲什一中之一其數皆畸零無準井田法九家同井尙可通

融湊合至洫澮法以十夫百夫千夫萬夫爲界以五家二十五

家五百家二千五百家一萬二千五百家爲聯割配紛紜殊非

政體安得曰十一家而貢百晦耶據趙岐同漢書廬舍之說則

井田法

每家百十晦助十晦

爲什外之一溝洫法

每家百晦貢十晦

爲什中之一

什中之一固是什一什外之一實百中之九九不盡卽什中之

小九分不盡于其實皆什一之義不合且每家又各授二畝半

不出稅亦屬添出遷就合兩說參之鄭則鄉遂輕而都鄙重趙

則鄉遂重而都鄙輕總與孟子皆什一皆字難通愚按孟子所

云什一非約分之數乃子數也其母數則百也其實皆什一什

一字專頂周人百晦而言貢亦什一助亦什一故謂之徹而夏

殷之亦皆什一可知如孟子井田法每家一百十二畝半助合十二畝三分七釐半

八家得九十九畝其一畝則何休注公羊所謂共鑿一井一曰

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許慎說文井字注所謂八家一井象

構韓形・讐之象也井方一畝不取民稅如周禮井田法每家一

十一合九家亦得九十九晦如溝洫法每家百晦貢十一晦合十家得一

百十晦也惟周官園廛二十而一遠郊二十而三此承上文言園廛之征

漆林二十而五此言漆林之征上地食者參之二下地食者參之一孟

子曰圭田二十而取一此言田稅等文此乃約分之數故必加而字

之字爲句至周官近郊十一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承上文言園廛之

征論語二吾猶不足此言田稅則皆與孟子此篇什一同爲子數也

臆說如此存之以俟考

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說

天下生齒有增無減則劉氏皇氏夏殷民多周民少之說非也

什一之制天下中正則熊氏夏殷百畝之夫止稅其五十七十

周乃畝盡稅之之說非也溝洫既定更張則擾則陳氏夏殷田

少周田多之說及徐氏夏殷儉約授五十七十而用足周則彌

文不得不加多之說皆非也井田始于黃帝不始于夏洪水之

後禹特修之而已則金氏區皆百畝夏十六家受之自貢什一

殷十二家受之助耕公田周乃每夫一區似屬可通但十六家

當是十八家之譌而殷則授十二家不足授十一家有餘若云

十二家則公田只六十畝矣終難牽配則亦非也一井之田肥

瘠不至懸殊則袁氏三代皆百畝夏以五十爲萊田商以三十

爲萊田之說又非也至金氏周世君子工商及庶人在官皆不

受田故田多而農得百畝尤爲無理豈夏商之士工商皆兼農耶惟舊有周尺狹小于古之說謂周百殷七十夏五十其地實同合之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其論較爲允協但逐細推之得數亦不甚合只可存其大略而已若欲合數夏須以方九尺爲步而用十寸之尺則當周之九十九畝稍細殷以方八尺五寸爲步而用九寸之尺則當周之一百畝稍贏周則以方八尺爲步而用八寸之尺按夏以十寸爲尺方八尺爲一步積六千四百尺是五十畝爲積三十二萬尺也夏之五十畝當殷六十一畝奇當周七十八畝奇當周末一百二十二畝奇殷以九寸爲尺方八尺爲一步積五十一尺八寸四分步爲畝橫七尺二寸從七百二十尺積五千一百八十四尺是七十畝爲積三十六萬二千八百八十尺也殷之七十畝當周八十八畝奇當夏五十六畝奇當周末一百三十八畝奇周初以八寸爲尺方八尺爲一步積四千零九寸六分步爲畝橫六尺四寸從六百四十尺積四千零九十六尺是百畝爲積四十四萬零九千六百尺也周之百畝當殷七十九畝奇當夏六十四畝當周末一百五十六畝奇周末六寸四分爲尺方八尺爲一

步積二十六尺二寸一分四釐四毫百步爲畝橫五尺一寸二分從五百十二尺積二千六百二十一尺四寸四分百畝爲積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尺周末百畝當周初六十四畝當殷五十一畝奇當夏四十一畝弱秦仍以八寸爲尺改六尺爲步每步積二千三百零四尺漢景帝以八寸爲尺方六尺爲步積二十尺積二千三百零四尺漢景帝以八寸爲尺方六尺爲步積一百五十二尺積五千五百二十九尺六寸今以十寸爲尺改五尺爲一步積二千五百尺二百四十步爲畝橫五尺從一千二百尺積六千尺○三百六十步爲一里一百八十丈積九千尺○積步求畝二四除之積尺求畝以長廣相乘以六除之反畝爲步二四乘之步化爲尺以五乘之尺化爲步以二乘之

附錄

先生既精小學貫通諸經其治易徧覽古今說易諸家爲學易札記謂孟京之卦氣五行荀虞之納甲消息馬鄭之互體爻辰輔嗣之空虛清悟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至爭言玄理反疏訓典墨守宗尙拘守義例尤後儒說易通病惟觀其會通不膠一說先釋其文次求其理至一卦之中取象雜出一爻之內上下

不蒙不必強經以就我周公之言不必拘義文之義孔子之說不必泥文周之旨因以著六十四卦經解更取歷代筮卦所驗綴附其詞以便占者又撰經傳互卦厄言參虞氏消息爲圖鄭氏爻辰見於唐正義僅數條因據漢志三統術爲爻辰補義

遺書

集文

先生治春秋謂孔子筆削亦志在儆亂臣賊子而已其他據事直書或仍舊史闕文本無關義例三傳以例求之故各說其說而終不可通宋人以臆測之故自說其說而更不可訓因析其疑滯破其拘墟爲平議爲亂賊考又謂春秋一萬八千字李燾云今闕一千四十八字知春秋既修之後一千八百餘條中傳寫殘闕亦復不少特循文尙可解不盡如夏五之難通如晉弑其君州蒲闕欒書字黑肱以濫來奔闕邾字原無疑義必曲爲

立說反誣聖經矣且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爲闕文考又以古書傳寫各有師承文字互淆必求一是謂讀書不精不可論斷如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不知公穀二家郢字固作楚特楚字不如郢字直切因爲二家異文覈又輯百家精注爲左傳識

小錄

同上

先生精通厯算著書關於天文厯法者嘗以實推驗其論爾雅太歲在寅推錢少詹說見集中答太歲太陰問又讀周語帝嚳能敘三辰知十二次名義當爲所定然今時實測與古不同星紀以牛得名今牛在子宮不在丑析木以箕斗得名今箕斗在丑宮不在寅大火以心得名今婁在酉宮不在戌計今時距周初歲差已四十二度是名實不相副古宮之稱不必施於今因

參用舊名著歲星表又有天算瑣記自述心得

同上

羅叔生曰說文通訓定聲分爲十八部如頤解履部別之支脂爲三孚小部別幽宵爲二需豫部別侯于幽復別于魚大抵從懋堂先生爲多若別霽于眞而爲泰部入聲以屋燭承侯爲需部又參酌于懷祖先生之說學博于斯學洵薈萃眾說而得其精且舉轉注之法獨勑義例根據確鑿實發前人所未發其生平之心得在是矣

說文通訓定聲序

張孝達曰通訓定聲甚便學者

書目答問

豐芭家學

朱先生孔彰

朱孔彰字仲我號聖和豐芭子光緒壬午舉人少孤劬學咸豐末避亂祁門山中年十九會曾文正公督師平皖上書言事文

正異之留行廨讀書江南平命分校書局與諸名宿游少年而有高世之志洎膺鄉舉年已四十屢試禮部未遇幕游吳越江淮閒主淮南蒙城書院修鳳陽府志兩淮鹽法志襄江南編譯書局主講安徽存古學堂晚膺聘佐修清史卒年七十有八先生承先緒讀父書由小學以通經學謂國朝諸大師治說文發明略備惟重文無專書攬撫眾說博考金石著說文重文箋七卷又別成說文粹三編九卷說文通訓定聲續補遺一卷釋說文讀若例一卷說文韻語一卷九經漢注若干卷中興將帥別傳三十卷續編六卷女將傳贊若干卷中山王徐達傳一卷三朝聞見錄若干卷車隱叢談六卷小桃源筆記四卷聖和老人文集六卷詩集四卷林和靖詩集注四卷附年譜一卷

參墓志
元和

朱氏兩代
遺書目

說文粹三編自序

漢律學僅十七以上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計說文合重文萬餘字常用字不過五千其餘字多罕用今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古言造書者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曰倉頡其書下行自秦李斯變小篆作倉頡篇七章趙高作爰歷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學篇七章皆合古籀爲之此三篇者世謂之三倉凡三千三百字彼時已適於用今天下文字至不同矣學者必兼習其說不能不減消中國文字而復乎古亦猶泰西通人必溯原於羅馬臘丁也夫學者不識字何由通經不通經何由致用茲因僮蒙病說文之錄選五千字爲簡本亦足致用矣其罕用字錄爲次編古籀重文錄爲三編學者以次求之亦葆國粹之意焉

凡例

一說文五百四十部不芟一字仍存原目依次編錄不亂古籍舊序也大徐新附依其篆文錄于十四篇末

一是編不錄反切以其多違漢讀從錢氏坿斟詮之說間注直音亦求不戾于古不諱于今

一所錄小篆皆常用之字古僞事物多注今名以顯其義如瓜當注今之瓜蒂鳧此注今之葶薺是也

一如說文有霧無霧有洎無洎有杲無噪有朞無椒之類卽於篆下注今作霧洎噪椒以明隸變之由

一說文重文如裘古文作求鳳古文作朋雲古文作云常或體作裳咳古文作孩之類均入三編詮其異義以明古今分

一先博士說文通訓實轉注段借之專書茲編正篆下加按語

藉發明其旨

一述先博士說文通訓外如惠氏棟桂氏馥段氏玉裁錢氏大昕王氏筠鈕氏樹玉嚴氏可均吳氏穎芳諸賢之說間亦及之一統初編二編三編合觀之叔重始一終亥之書仍一字無遺以明述而不作也

文集

復曾滌生相國書

伏蒙賜書指示說文轉注之義反覆誦讀昭若發矇孔彰不敏幼聞庭訓恐口授之下研究未精轉多謬戾仰承肩廸雖無不違如愚之愔實有請事斯語之誠敢不因教而加詳焉竊以前述履字轉注爲所以踐之具蓋先父以此字先有訓踐之義而後有訓爲物之義故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轉注若履字

之義考詩經葛屨屨霜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儀禮冬皮屨禮記戶外有二屨左傳踊貴屨賤皆訓爲踐之具史記季布爰布傳身屨典軍羽獵賦屨般首皆訓爲踐此以知先父之意又將以實用者爲本訓虛用者爲轉注矣至禮記樂記臨事而履斷注數也則又以爲屨數二字之段借若舄字之義本象形實訓誰考詩車攻赤芾金舄狼跋赤舄几几左傳帶裳幅舄小爾雅廣服達屨謂之金舄段借爲藉故亦訓爲踐之具推之段借爲斥如漢書溝洫志終古舄鹵兮生稻梁海賦襄陵廣舄是也段借爲獨如禮記少儀注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是也又疊韻連語字如典引舄奕乎千載是也單辭形況字如魯頌松栢有舄是也此皆先父著說文通訓之意凡一字虛實兩用或爲本訓或爲轉注或爲段借蓋各從其義也總之解說文字本訓

仍依許氏如釋履字之間有不合者實千百中之一二垂示篤守許氏考老之惰以犛字等部皆爲轉注之部謂母字必省畫此實顧戴段江諸儒之說所不逮亦先父平生致力小學所未見及孔彰玩索之餘因悟巢部之𠂔字從巢省從寸瓠部之瓢字從瓠省票聲絲部之𦉳字從絲省𠂔聲以犛字等部之類推之或亦有轉注之義獨老部𠂔字母字之畫未省然出入者不過一字知不可舉一廢百又承示酉部所屬之字俱從酒省孔彰敬聆此訓益覺開悟無窮憶先父嘗云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者許氏說解中屢見段借惟韋注言之而轉注則全書絕不一及敍偁考老老部亦無明文此最不可解者也今得公論定乃知許氏建類之惰江氏分部之意先父力辯形聲轉注濶濶之說厥誼因之俱顯孔彰口誦心維欲罷不能苟達神惰庶有

適從惟當戎馬倥傯之際猶承中堂諄諄教誨仰見樂育之心雍容之氣雖武鄉侯臨敵觀書新建伯軍中講授其風度又何以過之此孔彰之尤深感服而頌颺靡已者也

豐芑弟子

程先生仲威

程仲威名朝儀因避諱以字行號抑齋黟縣人諸生少與兄朝鈺同受學於豐芑豐芑著書多屬手錄遂通經小學值粵匪亂痛父兄相繼卒居喪守古禮讀程朱書恍然有悟曰爲學之道不可躁進惟是由勉幾安每以所讀之書驗之於行所行之事證之於書由是兼通漢宋讀毛西河四書改錯廣稽經傳以糾正之成四書改錯改四十卷又讀顏習齋書成顏學辨八卷講學山中數十年生徒甚眾主六安廣颺書院二載卽歸光緒末

安徽巡撫于蔭霖馬煦先後疏薦徵召皆未赴宣統
初主安徽存古學堂未幾遭疾歸卒年七十六所著有讀論語
識喜錄四卷論孟雜說辨四卷俞氏論孟平議重訂二卷六書
段借一隅或干各有義考朱子說經引用說文考通訓拾遺各
一卷抑齋劄記槐窗隨筆各二卷抑齋寢語思辨質疑各一卷
抑齋脞藁十卷逸士吟一卷

胡元吉撰行狀
安徽續通志

豐芑交游

俞先生正燮

別爲理初學案

汪先生文臺

別見理初學案

湯先生球

別見理初學案

程先生鴻詔

別見理初學案

葛先生其仁

葛其仁字元肫一字鐵生嘉定人嘉慶己卯舉人官歙縣教諭

通小學聲韻以經義訓士著小爾雅疏證五卷

參碑傳
集補

小爾雅疏證自序

自倉頡制造文字黃帝因之以成命百物聲音訓詁之原肇始
萌芽厥後爾雅作於姬公九流津涉六藝鈐鍵依類敷言雜而
不越馘馘乎文章爲大備已亞斯之代揚雄著方言劉熙纂釋
名張揖成廣雅皆以羽翼雅訓補所未及若小爾雅亦其一也
小爾雅者今孔叢子弟十一篇孔叢之書不見于漢唐藝文志
意其爲後人僞托而小爾雅一篇漢志列孝經家則其書本出
先秦固非鄉壁虛造者比循習既久真僞易淆缶二謂鍾則齊
量之新舊不分四尺謂仞則考工之澮洫同制其他援引或滋
傳訛疑皆魏晉以後俗師埒益以自申其說如爾雅瑟兮僮兮

之美衛武猗磋名兮之刺魯莊非定出元聖之手要未可以小疵而議其全體也聖朝崇尚儒風經術振起閎達俊哲之彥靡不參稽古訓綜究雅言是編篇次雖約而義據宏深傳授近古而名物條貫則亦小學不可少之書而通經之士必于焉取證者不揆禱昧爲之博采傳注旁及羣籍審其義趣明其指歸或有未寤姑從闕如懼穿鑿也今世所傳之本雜臚歧出擇善而從不拘一例更有訛舛特甚而見于他書所引据者急爲訂正按義類以舉隅資聞見之一得庶幾其有合與友婿王君寶仁擘覃雅故相與商析疑誼反覆鉤稽良多啟悟王君又復薈萃各本攷異同拾墜遺因并爲之證附于篇尾至舊志所載晉李軌解今不傳宋宋咸注漏略已甚亦不復存云

仲我交游

吳先生協心

吳協心字鏡如宜興人同治□□舉人精小學與仲我同居浙撫梅啟照幕論學相善博考鐘鼎古籀以證說文積橐數十冊初名渾沌記卒後仲我爲之釐正條例寫定題曰說文稽古篇畀其子刊行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九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九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九

